

夜航詩話

三

108

110



108  
110

夜航詩話卷之五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說文賒貫買也按貫訓貸然其義頗異正字通假貸  
無息為賒有息為貸又云懸買未償直曰賒說得今  
明古譯於伎能累今言加計賀伊劉盆子傳來酤者  
皆賒與之吳志潘璋性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  
輒言後豪富相還姚合詩馬為賒來貴僮因借得頑  
又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唐寅詩主人莫拒看花  
客囊有青錢酒不賒高澂詩頻年罷釀老愛酒客至





無錢強出賒其義可見也揚誠齋詩話云詩有句中  
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杜詩遣人向市賒香秬喚  
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  
故曰親然則在他席言賒是嘲主人之貧豈可乎哉  
陸放翁詩好事湖邊賣酒家杖頭錢盡慣曾賒言酒  
家識客不必索現金也某先生詩有杖錢酒可賒之  
句不成語矣爲詩不識字多貽笑者字義之說不可  
不講也杜詩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言既無錢可  
買又無處賒也邵註云無錢可賒是何言與不識字

而作註不但害古人之詩誤後學多矣

賒又訓遙然非但遠之謂羅鄴自說歸山人事賒周  
繇身沒南荒雨露賒言隔而不及也蘇頲春行日漸  
賒李中秋涼夜漏賒張錫春歸景未賒猶言長也韋  
元旦四望韶陽春未賒猶言深也王筠蟲飛曉尚賒  
范成大殘臘猶賒十日春韓琦尚去重陽五日賒洪  
邁節到中和暖尚賒言待之遲緩也唐彥謙興滿金  
樽酒量賒訓優言寬弘也戴叔倫王粲登樓興不賒  
僧處默十年歸恨可能賒猶言舒也方孝孺弟唱兄



酬興味賒亦訓深言不盡也謝朓徒使春帶賒駱賓  
王坐憐衣帶賒猶言緩也韓偓本是謀賒死因之致  
劫遷陸游過望猶賒死扶老又入冬又年踰八十猶  
賒死寬賒之義猶云延引也是其義隨用隨轉讀者  
詳之可也

依約依佈約略也蓋物色隱微之貌依微隱約其義  
皆同若夫彷彿亦不分明之貌大同而小異也温庭  
筠美人詩連娟眉繞山依約腰如杵趙嘏月詩何事  
最能愁少婦夜來依約落邊城章冠之梅欲飄零猶

醞藉柳纔依約已風流揚萬里詩題霧中見靈山依  
約不真皆謂微而不的也又白居易骨肉都盧無十  
口糧儲依約有三年猶云大抵也

關珊凋散貌李群玉絲管關珊歸客散曹唐南斗關  
珊北斗斜白居易春意關珊日又斜詩情酒興漸關  
珊風景關珊欲過春韓偓飲席話舊多關珊樽酒關  
珊將遠別皮日休細雨關珊眠鶯覺吳融圍碁關珊  
半局和微醉曾鞏食筍花事關珊竹事初姜夔燈市  
燈已關珊月氣寒高啓歲暮舊曆關珊欲罷看是也



韓偓枕霞紅黯淡淚粉玉闌珊言玉古而蒼老也范成大競船人醉鼓闌珊言打鼓慢緩也又元稹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散讀平聲與珊同又作闌殘陳師道燈火闌殘歌舞散揚萬里元宵風物又闌殘俱音通也

宋人填詞爲一代絕藝猶晉之字唐之詩也是以其詩往往有詞曲之調昔人評張籍詩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詼氣余於宋詩亦云甚則不啻入小石調直陷張打油胡釘鉸矣故學宋詩者須知是弊

而避其轍也

焦氏筆乘云蜀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醞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又一書載李秋崖與金谷邨秋夜論詩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蘓州流雲吐華月興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便多少著力金谷邨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即如花間集



細雨濕流光句在詞家爲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此  
可以見詩與詞之別猶國雅之與連歌也近人耽宋  
詩率帶詩餘聲口殆以連歌體詠國雅者耳彼輩罵  
明詩爲僞詩此不尤僞詩哉

眼字隋而穩殊可吟玩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謂之眼字

五言唐太

宗雲凝愁半嶺霞碎纈高天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  
冷青松杜甫峽雲籠樹小湖日盪船明雲氣噓青壁  
江聲走白沙竹光圍野色含影漾江流石角鈎衣破  
藤枝刺眼新岑參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攔澗花然

暮雨潭樹暖春雲孤燈燃客夢寒杵擣鄉愁劉禹錫  
秋蟲鏤宮樹野水齧荒墳白居易露竹偷燈影烟松  
護月明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石片擡琴匣松林  
閣酒杯吳融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螢賈島流星透  
疎木走月逆行雲曉角吹人夢秋風卷雁群許渾晴  
烟和草色夜雨長溪痕温庭筠葦花編席落松癭闌  
欒榼姚合萬愁生旅夜百病湊衰年馬戴紅韁跑駿  
馬金鏃掣秋鷹周繇海濤椿砌檻山雨灑窓燈廖凝  
衆木排疎影寒流疊細紋薛能戰血粘秋草征塵攪



夕陽僧齊已湖雲粘雁重廟樹刮風乾僧靈徹窓風  
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王安石城雲漏日晚樹凍暑春  
深宋祈水落呈全嶼雲生失半山陸游灘急回魚隊  
天低襯雁行揚萬里雨蒲拳病葉風篠秃危梢真山  
民擗聲搖客夢帆影掛離愁沈德符醜日圓鶯吻柔  
泥固燕基七言杜甫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  
山村李洞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許渾  
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揚萬里幾絲微  
雨巽前山半點輕寒健牡丹稻花雪白糝柳絮柘子

猩紅圍荔枝范成大誰從天上牢遮月不管人間大  
欠詩李觀天放舊光還日月地將濃秀與山川渾然  
圓妥工而無痕眼字亦謂之響字要活活則自響  
敢論肯信忍能忍更可堪可無可能得非諸如此類  
皆不用豈字而勢自相及王涯閨人贈遠不省出門  
行沙場知近遠錢起故鄉多久別春草不傷情李嶠  
不見抵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杜甫久客得無  
淚故妻難及晨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起晚堪從  
事行遲更覺仙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鷓鴣亦多時



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短牆若在隨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徐夔一生有酒唯知醉，四大無根可預量。徐俯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陳造愁，禁客舍雨寒過杏花時。劉克莊夜寒不作關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書生行李堪抽點，蕙政明珠一例無。李仲淵可容贊善窺唐壤，要遣莎車拜漢廷。洪邁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程俱離騷痛飲非名士，欸段還鄉亦善人。揚萬里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

箇風流。徐渭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亦皆加豈字看蓋，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如書不慎其德，雖悔可追。又我生不有命在天，左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不唯詩詞也。

文字有顛倒可用者，裳衣羊牛見詩國風，此其濫觴歟。如圖畫羅綺絃管毛羽，主賓弟兄淡濃白黑伊吾盧胡之類，固先後自在也。若其涉奇僻不得流便者，前脩有例不足多效，然至其不得已或隨韻而協之。



爲歷舉古句以備副急之用爾古樂府獨漉篇夜衣  
錦繡誰別偽真蔡琰悲憤詩登高遠眺望魂神復忽  
逝張協紅粒貴瑤瓊陶潛江湖多賤貧又雷同共譽  
毀謝靈運河充當衝要江淹玉樹信葱青駱賓王一  
言忘賤貴李嶠聊將狎遞肥蕪頰寥沈秋先起杜甫  
戀闕勞肝肺實唯親弟昆無端賊盜起點染無滌盪  
暄寒早早兮衣馬自肥輕韓愈誰與同息偃公知隔  
明幽應對自差參藏昂抵橫坂磨淬出角圭韋應物  
下以報渴飢白居易荷芟綠參差許棠汐潮通越分

李山甫笑傲出衰盛薛光謙出雲爲雨風孟翔蘿蒿  
胃紫綬李胄多慙接豆邊孟貫暮雲催燭燈方干何  
路出泥塵徐夔深谷化陵邱姚合慎勿信邪讒令子  
無寒饑陸禹臣丹竈席龍蟠僧皎然日月爲虛盈寒  
山子作事莫莽鹵無可呈詩問否臧集物圓方別齊  
己詩推異輩流吟覺骨毛寒池塘啄細微貫休宗社  
運微衰終須神鬼哀塵埃中更有埃塵李嶠壇場宮  
館盡蒿蓬李白長吁莫錯還閉關李群玉市朝遷變  
秋蕪綠殷堯藩咫尺長陵又鹿麋羅隱不堪戎馬戰



征頻李咸用更教何處認愚賢唐求殿臺渾不似塵  
寰李中新開幽澗薛苔斑周曇子陽才業匪雄英孫  
元晏幾施經略挫雄豪曷分從此定雄雌魚玄機深  
巷窮門少侶儔呂嚴迷途終是任埋沈徐鉉零冰響  
珮環張耒肴酒笑俗具蘓軾萬世一仰俯公私困留  
替十年卧江海了不見愠喜林景熙海桑變紛紛翁  
卷賦得拙疎性包拯草盡免狐愁唐觀恩光變燼灰  
戴復古鳳麟不可見李觀柳下無仲尼小官終滅磨  
范成大云何人成竹乃係汝張歛陳與義聲到竹松

寒真山民卜鳩天雨晴韓維便收才業教虞唐林珙  
人間斤斧難容手葉夢得浪愧將軍建鼓旗王禹偁  
季路肯甘知己矣潘安毛鬣更皤然陳師道肯費精  
神修客主稍回功譽入章篇韓駒更慙爾雅注魚虫  
曹輔攀蘿捫壁疲獲臧韓忠彥廟祠替首尊先聖錢  
勰出處未用相劣優王安石陰森喬木帶漪連陳仲  
平海山地僻少迎將汪大猷又向梅山得楷模姜特  
立尚記金華舊範模若許詩篇數還往劉知過晚來  
煙雨忽斜橫繆瑜勿以斯語同優俳汪元量地面官



人餽酒葦陳傳良僧鐘遮莫報昏晨黃庭堅草木文  
章帝杼機陳造假真笑我陳驚座日力孳孳有食眠  
揚萬里半淡半濃山疊重其人甚遠只嗟咨陸游點  
檢庭花見故新何物能爲我重輕桃李真成僕奴爾  
劉克莊曝芥終欲獻清光卻以芸香自沐薰莫着輶  
車辱戶門茲得姚鈔手闔開阡陌東西山北南免被  
兒童議刻深葉隆禮畫圖著我笠蓑翁僧惠洪乞與  
雲烟相盪摩鬢髮凋零伸欠中朱弁甘脆響牙齒陳  
孚閻闔鷺鷥班趙秉文山頭佛屋五三間劉迎勝槩

須君與題品李沔龍野山川自吐吞蔡松年高人法  
士互憎愛幾年和月買泉林周琦重江限越吳王逢  
契濶商參恨誦絃家擲比歐陽玄石隙花開自夏春  
薩都刺倚檻觀魚自悅怡張昱海水蓬萊見淺清王  
惲綌締爲業略相同陳野雲方丈虛齋自廓寥薛宗  
海實與萬民同戚休李東陽廟廊資治理貝瓊跡已  
從信屈屠應垓江濶雨雲多遠昶幽僻宜淪隱俞安  
期舟楫變昏朝王一鳴鼓鐘迎曙急揚慎焰騰金齒  
蓄灰聚玉麟麒宋登春任爾呼牛馬隨予愛犬豚王



錯如今松菊徑已傍席豺場表凱巨魚出没浪波腥  
陳則不獨陽山死蔽薇邊貢荒涼棋社隔秋春李夢  
陽可憐大厦須梁棟高士奇北窓風至似皇羲彭年  
梁稻方謀燕雀安許邦才野館孤燈半滅明張適荒  
村迎送還難免王翱無復郊原伴黍禾張正蒙萃林  
園冷露霜凝黎民表雕楹深鎖柏松枝朱有燉凶吉  
占年北俗淳袁中道塵事何曾掛笑顰宇鑿之扁門  
非敢傲隣比錢謙貞鹿蕉覆處難分鄭阮大鉞野犢  
不知離黍恨鄒迪光梅檀都作麝蘭香許彬終南雲

歛障屏開熊卓野塘歷亂鷺鷗繁揚慎影形相贈晉  
詩人宋節婦要把奸頑盡除掃僧來復種就曇花伴  
象龍右隨得漫錄宜擇而取焉庶幾免于窮斯濫矣  
明景泰中一粟監不學判蘇州誤寫石人為仲翁滑  
瞽者作詩嘲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欠夫  
工馬金堂玉如何入祇好州蘓作判通天順初英廟  
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應制賦詩祭酒劉某  
詩以調弓為弓調大學生輕薄者帖詩於監門云獵  
羽揚長共友僚調弓詩倒作弓調祭酒如今為酒祭



衙官何以違廷朝一時相傳以爲笑見升菴文集附  
記以爲戒

漢皋詩話云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瓏玲之語  
後人難倣効按魏武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岑  
參詩蒼然西郊遠握手顧慨慷揚雄賦前殿崔巍兮  
和氏瓏玲又見大玄經非創於韓孟也

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  
斟夫使爲司牧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僚佐

之不善也真西山帥長沙示諸邑宰詩曰豈有脂膏  
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亦宜使農官屬吏皆爲  
柱聯挂諸座右也

杜荀鶴再經胡城縣詩曰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  
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嗚呼  
斯民太平之無日古今同慨也哉

白樂天詩取辭爲俗吏且欲救窮民又云心中爲念  
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擊哉志也真萬家生佛矣  
宜所至遺愛之深也



不與言言斗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  
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呂溫旱中見權  
門移芍藥花云綠原青壠漸成塵汲井開園日日新  
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憂國是何人此韓退之詆京  
兆尹李實所云春夏京畿大旱民乏食實一不以介  
意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  
免人窮至賣屋以應官者良可慨嘆也劉克莊憂旱  
云賜鳥下飲百川空民自祠龍禱社公豈是長官渾  
忘却水車聲不到城中余最愛之婉而成章風人之

昔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因憶宋人  
楊仲元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校  
吏導民而然仲元入白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  
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得  
免稅此可作劉詩注說

凡諸侯府下神會景象關於地方盛衰之兆棚車鼓  
吹倡樂雜戲風流盛觀令人驩虞四境之內扶老携  
幼麇至蟻集填街溢巷誠亦昇平之樂事所謂百日  
之蜡一日之澤也抑雖花費頗甚然小民多有藉此



資衣食者亦損富家之羨鎡以度貧民之餬口也且親朋邀宴團欒叙澗年例相期待以爲樂人情於是乎萃矣俗吏不知大體宜無以徧見行殺風景以致不祥之兆也但好事強民甚不可也宋元豐中蔡君謨守福州上元夜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有處士陳烈者作大燈長丈餘大書曰富家一盞燈大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大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此可以監也抑亦君謨仁厚可尚若遭頑昧暴官陳烈殆矣

世有庚申會相傳三井寺開祖智證大師西渡時傳來謂人身中有尸蟲亦云三彭記人隱隱每庚申夜乘人睡升告之天或謂是夜有惡星降入人骸竅間伺察其罪惡蓋本道家之教也於是俗間比隣結社或鳴磬念佛或置酒絃歌徹夜守之不寐不亦癡騃之甚耶五雜組載祀竈神事笑其不修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政與此類天其可欺乎唐末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道士程紫霄笑曰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



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投筆鼻息如雷見避暑錄異端中自有可人

杜荀鶴將過湖南經馬頭山廟詩九江連海一般深  
未必船經廟下沈頭上蒼蒼沒瞞處不如平取一生  
心爲愚俗臨事遽念佛者可謂喫緊痛棒矣醉古堂  
劍掃云對青天懼聞雷霆而不驚蹈平地恐涉風波  
而不疑爲士君子者不當如是耶

司空圖狂歌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何忍臨危更着鞭此戒好色自戕者

視鄭遨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更婉而  
有味宜書以揭于寢室也蕙畝拾英集載吳給事女  
敏慧工詩詞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  
此遂病中風一日親戚來訪吳同妻在側因指妻曰  
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大夫凡有所感者皆以爲口  
實是雖戲諢亦足以警矣

杜詩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此離拆白露明月而  
倒用之語峻而體健上句蓋是夜白露節如別來頭併白相見  
眼終青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委波金不定照席



綺愈依亦皆此法公祖審言咏月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是其所淵源也

清人毛釋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與余所雅言若合符節故喜而錄之

惺窩先生遊大德寺詩唱雷棒雨響西東知是高僧住此中野性由來無箇事瘦藤挑月倚秋風語意俱工足稱合作諸家選本不收此何耶蓋皆不見集本也余家所藏本有正保天子御製序夫布衣遺稿

得賜御序先生之德之至古今一人而已烏丸公光廣稱為華袞之榮云今本無載不知何謂良可惜也

日本詩史曰惺窩逃佛歸儒不畜妻妾不御酒肉人或詰之曰我歸於儒也崇其道耳不我知者謂為食色吾德不足服人不能不避嫌耳那波氏學問源流亦云蓋以為美談也余嘗竊謂先生豪傑之士斯文中興宗師乃區區拘乎俗見而大欠人倫之本又終身長齋徒為在家僧惡在其為先生耶恐其不然也



見林學士所撰行狀先生有男女子各一人性嗜酒  
痛飲而不亂又謝門人魚肉之餽數見書牘中答長  
嘯子書云荷一盃之嘉穀快屠門之大嚼又嘗赴駿  
府有別家歌情見乎詞年來疑案讀之曉然男即冷  
泉公爲景是也冷泉氏先生本房故入繼統官至中  
將先生文集公所輯也

薩摩沙門文之惺窩同時人書興曰鄉關千里喜生  
還鏡裏看來首已班富貴熏天皆外物獨繙黃卷對  
青山亦合作也文之博學能文著有四書訓點南浦

文集如竹居士者文之高第逃佛歸儒然不畜髮不  
近酒色嘗仕我藩 太祖後爲琉球王賓師詩史所  
錯稱乃斯人之事鳩巢文集有傳言之詳矣

唐人書詩文必用熟紙韓文公與陳給事書云送孟  
郊序用生紙寫急于自解不暇擇耳蓋生紙當是草  
上所用故以用此錄文爲不敏也熟謂槌熟唐書百  
官志秘書監有熟紙匠八人蓋打紙工也薛能詩越  
臺隨厚俸剡硃得尤名自註近相傳擣熟紙名硃陸  
放翁詩硃教紙熟脩溫卷儂得驢騎候熟官其義尤



明或人寫詩必用礬紙誤矣放翁又云閑吟寄友唯  
生紙草具留僧只野蔬則宋人不必用熟紙也其詳  
載諸蒼瓊錄邵氏聞見錄所云恐謬說耳

古人以誓首為敬之至諸侯拜天子大夫士拜其君

之禮也古者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

再拜誓首而受是也故東漢表文用誓首再拜西漢承秦

法朝臣上書稱昧死言非古禮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拜頓首首頓於

手而已禮至末世而繁今人書劄多稱百拜不知創

自何人明太祖以其非實禮諭禮部改定儀式令人

遵守然通用既久以為至敬時俗所尚終不可已故

奉詩於君從風雅用之余於蒼瓊錄論之詳矣平禮

稱拜而已下交用肅拜可也周禮註肅揖也

百拜字出樂記言飲酒之禮賓主交拜之多耳陳子

昂為建安王獻食表曰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微

臣百拜長承北極之恩此為人臣拜君之稱其妨於

唐人歟

贈人詩文押印上用白文姓名印下用朱文表字印

或用號印非也若非贈人者用號印亦可但押之名



印上不可也

名印白文為正式說見學古編字印辨印須從朱文其詳載諸蒼瓚錄此不復

具上君詩上用姓名印下用臣某印左臣一字右名二字共白文倣漢王疾已王始昌印見郎瑛古圖書不知禮者或用字印故為詳其說又士庶人印或曰某之章僭也漢官儀吏秩二千石以上銀印龜鈕其文曰章曰某官之章蓋其稱次璽也

取風雅語作條印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印俗稱關防印謬矣關防者官府文書關防姦偽條印也法當施簡端或題次押非也是物古未之聞蓋起於宋

人云朱象賢印典引梅菴雜志極為杜撰可笑然雅事緣飾於義無害雖非古制從眾可也但其語太過風流或所謂講道學來者並不可用已

詩人方寸印中記其鄉貫世系以求知於人鄙矣余嘗見一輕浮子印曰淡海鷓鴣氏支族姓名之章下印曰字予曰某別號某家在某山下某處何其不憚煩也又見一希姓人印曰某天皇勅賜某姓押之已名下小人無忌憚之甚矣

人各以己鄉為誇好稱風土人物之美或斥其非則



怒而欲爭矣。蘓秦之遊說也，必先美其國，以悅主之心。余初讀史，頗病其鄭重。及遊歷四方，始知其善體人情，所以鑽六王之巧也。唐時伊周昌遊茶陵，其民採苧織履，因題縣門曰：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種，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鋸苧織草鞋。縣官及胥吏皆怒，即日逐出界。遊他邦者，宜監戒也。

一犁雨言農畝需足。杜詩：一犁春雨足，蓋民待雨得一霎，輒試鋤地，見其潤之所透。蘓轍詩：雨深一尺春耕足，即其義也。又吳融梅雨中庭自有兩犁泥，又有

半鋤雨半犁泥，皆自杜詩來。

劉邠伯一星深戍火，李群玉一星幽火照。又魚言一點微少，韋莊春橋南望水溶溶，一折晴山倒碧峰。言連山如一衣，拈皮日休，欠買桐江一朶山。猶言一片以花瓣比韓偓小港春添水，半腰言纔深及腰，溫庭筠萬家砧杵三篙水，猶日三竿之例。陸龜蒙一簪秋髮未曾梳，言僅足插簪。王周一鈎新月未沈西，言細而曲。陸游一梳殘月伴新霜，言半輪如插梳，皆一樣文字。



杜詩紅顏白面花映肉東坡海棠詩翠袖卷紗紅映肉肉謂人肌膚俗甚不可做顰也誠齋詩草色染成藍樣翠桃花洗出肉般紅尤不堪穢矣邦俗忌穢為禮播磨宗粟郡長門宗戶氏皆用古文蓋肉字嫌瀆尊貴清覽故避之也况以花比肉乎好奇者或犯故為表之

弔慰詩文印用青色凶禮不可用朱故易之也嘗見人詩印用青色余怪之蓋居喪云吁制中可弄翰墨耶二蘓兄弟居喪再期之內禁斷作文章况肯詠詩

乎何也詩乃有韻之文正哀戚不暇之時奚為其操觚拈韻哉故古人無哭父母詩况於他題乎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于世坐廢不豫榮伍其致清議如是可不監也哉

讚州丸龜女才子井上氏通子詠剪綵牡丹呈我先君了義公詩及國字卅一之什余獲而藏之如左  
歲己巳孟春 藤堂侯尊君為 大姊養性君以剪  
綵牡丹紅白兩枝遠自勢州致之江府 大姊君慰



悅無限深感其友愛之情芳乎千里之外因命妾獻  
鄙詞雖恥此花之奇巧艷麗然尊命不可辭謹綴短  
篇敢呈閣下誰剪餘霞綺裁成貴絲新艷萃殊絕世  
秀色永留春妙見經營手工欺造化神芳馨千里外  
明德仰淳仁孚加美具作孚加起個個路乃達涅餘  
里耶加加留伊路可乃波奈八佐起計叫元祿二年  
閏正月廿六日井上氏通百拜余嘗讀井上氏歸家  
日記及處女賦驚其才識之秀又見鳩巢可觀錄白  
石諸公稱其人品不唯文藻也巾幗中有若人於戲

不尤偉哉

先侯鶴汀公博學善詩恐當時諸侯中無比肩者筮  
置山覽古詩并序維昔元和己未之歲

台德公易我南勢之田割賜城和二州之地於是筮  
置之山入我封疆矣今茲安永丁酉九月巡封之次  
登覽于此山水之奇巖壑之幽固不可勝言也余嘗  
讀史深悲元弘之亂夫當時勤

王之兵仗義奮勇一可以敵百而山之險要害尤固  
非姦賊襲間道安肯至敗績耶蓋山下飛鳥路村民



爲之導云我笠置邑人深惡其不義至今四百餘年  
尚不肯通嫁娶嗟呼此宜稱義鄉可與仁里作對也  
行宮之陷實屬季秋余遊適當其時尤不勝感慨斐  
然作辭聊述懷古之恨庶亦後來者其有所觀感矣  
名山鬱宮業佳氣接

帝州壯哉山河固化城倚上頭鬼工怪巖峻增勢蒼  
崖崢嶸石門幽探勝登覽窮絕頂儵然物外雲霞遊  
君不見

元弘天子蒙塵日間關投跡此地留維南有木協靈

夢相見何晚楠子謀風飄錦旗懸日月雲擁金甲列  
豺貅敵愾忠奮義烈士競銳慄悍猾賊讐積骸填塞  
地獄壑木津河水漲血流  
王師負險賊怙衆未知攻戰幾時休一夜間道狂飈  
火金碧伽藍忽薪顛

君王避難迷行在風流播紳多俘囚旂旒影滅雲漠  
漠鼓角聲斷鹿呦呦昊天草木搖落日悲風慘愴戰  
場秋獨有蕭條山水景陳迹千古鬼神愁或請造碑  
建諸山上臣力贊獎之屬有故不果山靈亦應抱憾



焉惜哉

詩用得字謂其不易得也人間能得幾回聞借問漢宮誰得似常得君王帶笑看自憐深院得徊翔品流應得近山雞皆言其所不可得而能得之也僧貫休上蜀主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山得得來言以垂垂投老之身陵其不易得來而至猶言故故也東坡詩知是多情得得來多情二字即得得之由王建所以深喜也

古所謂扶桑樹者山海經湯谷之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辭飲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國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大三千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葉如桑故名爲扶桑蓋在伊豫海濱洪荒時物云按史

景行天皇西巡時履僵卧巨木度海抵火州此其是矣其大且長何如哉所謂其未僵之時當朝日則隱杵島山及夕日則覆阿蘇山者理或然也故西土之人稱扶桑國者指筑紫地方也王維送晁監鄉國扶桑外主人孤島中韋莊送僧敬龍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言日本去扶桑更遠也白石先生



考以總地爲扶桑鑿矣伊豫大洲海底有撈得陰沈木者道是扶桑朽株余家藏一小片色玄木理存質膩類水沈磨之生光如玉牢比石因琢爲硯甚工餘材爲印章及香撞墜子貽之後昆永爲家寶予所識貴家有用造碁局者尤希世之珍也

人之不良於師友之阨不唯不往視雷同時勢左袒姦黨讒誣侮謗操戈下石悲夫晏元獻嘗謂士受人眄睽隨燥溫變渝如翻覆手曾一女子不若蓋指末子京而言元獻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甚

親密之中秋晏開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其揮毫之際餘醒猶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見漁隱叢書視徐誨送楊臨賀事何如哉又真德秀書趙蕃從劉清之事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嗚呼彼輩豈知世有若人哉噫四溟詩話曰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渾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青嶂拂屏飛是也此寔中窾余嘗譬之



如俗畫寫真雖形色相肖而神彩索然若王璘芍藥  
花開菩薩面棕擱葉散夜叉頭尤不勝俗形容雖巧  
苟無風趣豈詩云乎哉

枕山樓詩話曰流淚斷腸等語初學不宜輕用唯出  
唐人點鐵成金之手覺自有其妙不見酸楚如少陵  
翁向人涕泣而道亦自風雅學之則不可此言大好  
扼腕悲歌風塵睥睨等語尤不宜輕用嚴滄浪曰須  
是本色須是當行學者其慎旃哉

劉後村憂旱云輸租常占一村先不望明時舉力田

老畏里胥如畏席敗人詩思攪人眠此藏句之法從  
常字看出言常畏里胥如此今歲乃遇旱歟不免於  
催租之責是預可憂也因憶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亦是藏句言惟  
其不然是以不豫也遺一轉語不肯說盡而感慨之  
切溢乎言外不亦妙乎從前諸註皆謬坐不注目如  
字也

余咏人影詩旅館寒燈向隅坐秋郊斜日先身行以  
身對隅或者譏之范石湖詩一岡邑屋舊河灘卻望



河身百里間陸放翁詩旋糴街頭數升米黃昏看上  
店身燈身謂中央此其所以對偶也杜詩生理祇憑  
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生理資生經理之事然借  
媵理以對顏也沈雲卿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  
緋金人吳激手版西山聊復爾角巾東第定何如皆  
是此法所謂活對也元人貫酸齋詠蘆花被西風刮  
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身與際對不亦工乎  
余論詩弟子下學工夫由邇涉遠宜憑我為階梯枕  
藉鄙集務摸放之即在此中作賊生吞活剝任爾伎

倆只要螟蛉化蜂既至其小成輒脫屣超乘直攀古  
人之域三唐宋明自在也於是各寫一本吟詠自資  
體裁相肖漸近自然故雌黃易施而上達殊速師弟  
俱省勞方便之捷徑也此亦教之一術為書以貽後  
進但師非其人賊夫人之子不可不擇也

石林詩話曰王荆公嘗有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  
祝擾庚桑之句有人稱其的對公曰伊但知柳對桑  
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明道雜志曰  
蘓公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黃九



云豈有用白對天乎公哂之余嘗讀此說因每閱唐詩留心推例凡數目千支尺度量衡五色五味四方四時此中文字交互對偶又與天地朝野仙凡公私晝夜晨夕早晚昨今陰晴寒溫冷暖老少壯衰雌雄牝牡新故生熟真偽虛實尊卑貧富前後左右內外上下本末大小巨細洪纖脩短輕重高低平側厚薄濃淡淺深疎密稀稠強弱剛柔曲直橫斜喧靜勝劣善惡奇正衆寡同異遠近往來聚散斷續有無浮沈安危緩急遲速久暫清濁暗明榮凋乾濕開落芳臭

彼此爾我自他流飛

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等反對字亦皆

遞互取對縱橫自在也杜工部白首多年疾秋天昨

夜涼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遠傳冬筍味更覺彩

衣春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暗水流花徑春星帶

草堂百花檐外朶青柳檻前梢翠石俄雙表寒松竟

後凋往者灾猶降蒼生喘未蘓別筵花欲暮春日鬢

易蒼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瓜須辰日種竹要上

番成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紅蹄亂踏春城雪花

領驕嘶上苑風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



鄭公綵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縱酒欲謀良夜  
醉還家始散紫宸朝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翰林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涼烟浮竹盡秋  
月照沙明暖風花繞樹秋雨草沿城樹深時見鹿溪  
午不聞鐘春風開紫閣大樂下朱樓烟花宜落日絲  
管醉春風喧鳥迎風轉春衣度雨寒初從雲夢開朱  
邸更取金陵作小山王右丞雀乳先春草鶯啼過落  
花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  
春晚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

流水入西隣鸞輿迫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簾  
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岑嘉州江村片雨  
外野寺夕陽邊時衣天子賜厨膳大官調彈琴醒暮  
酒卷幔引諸峰高渤海坐令高岸盡獨對秋山空出  
門看落日驅馬向秋天夏雲滿郊甸明月照河洲蒼  
生謝安石天子富平侯吳會獨行客山陰秋夜船故  
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建寅迴北斗看曆  
占春風故郢生秋草寒江澹落暉盛府南門寄前程  
積翠中鳥聲春谷靜草色大湖多猿聲知後夜花發



見流年寺路仰看飛鳥外禪房空掩白雲中人於紅  
藥偏憐色鶯到垂楊不惜聲韋蘓州同占朱鳥剋俱  
起小人言幾日東城陌何時曲水濱乍迷金谷路稍  
度上陽宮錢仲文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閑鷺棲  
常早秋花落更遲漢浦浪花搖素壁秦陵樹色入西  
窓四野山河通遠色千家砧杵動秋聲白香山人家  
黃茅屋官舍苦竹籬獨登高寺去一與白雲期九月  
全無熱西風亦未寒歲盡藍尾酒辛盤先勸膠幾處  
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近見詩中歎白髮遙

知聞外憶東都劉夢得別路千峰外詩情暮雲端樹  
含秋露曉閣倚碧雲天灰瑄應新律銅壺添夜籌離  
堂未暗排紅燭別曲含淒颺晚風杜牧之北闕千門  
外南山午谷西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重尋春畫  
夢笑把淺花枝白鷺烟分光的微連風定翠沾沾  
李義山橋迥涼風壓溝橫夕照和怨目明秋水愁眉  
淡遠峰誰向劉伶天幕內更當陶令北窓風永憶江  
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薛大拙黃沙人外濶飛  
雪馬前稠無計延春日可能留少年新年人未去戊



日燕還來稠樹蔽山聞杜宇午烟熏日食嘉陵曲水  
池邊青草岸春風林下落花盃輦和調角秋空外砧  
辨征衣落照間賈長江故園從小別夜雨近秋聞秋  
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噪軒高樹合驚枕暮山橫積  
雨荒鄰圃秋池照遠山陸魯望短髻看成雪雙眸舊  
有花俄分上尊酒驟厭五侯鯖霜染洞泉渾變紫雪  
披江樹半和春行次野楓臨遠水醉中衰菊卧涼烟  
三泖涼波魚鮑動五茸春草雉媒嬌十洞飛精應徧  
吸一簪秋髮未曾梳窓憐返照綠書小庭喜新霜爲

橘紅鮮銜荒磴移桑葭花浸春醪挹石缸鄭都官一  
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已  
難消永夜况復聽秋霖野綠梅陰重江春浪勢麤遊  
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好句未停無暇日  
舊山歸老有東林深愧青莎迎野步不堪紅葉照衰  
顏窓下調琴鳴遠水簾前睡鶴背秋燈右信手抽取  
全唐詩令二三子檢出以備後進標準亦可以廣其  
資而參其變也夫觸類隅反者略舉其例而足是何  
不憚煩之甚亦唯爲蒙學致婆心且不虚諸子之勞



耳

自恃聰慧終虧學力人間可惜莫此為甚張于湖自負才氣每作詩輒謂視東坡何如門人謝堯佐曰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唐六如畫學周東村而雅俗迥別或問東村畫何以俗曰祇少唐生數千卷書祝枝山深悅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若有神之語曰此臨池家刑俗魔之寶劍也重其信哉夫詩賦書畫之工雖由別才微學殖以資之未易深造焉蓋讀書可以盪滌塵穢故謂之心塵帚黃山谷

言人胸中久不用古書澆灌則塵俗生其間對鏡覺面貌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又曰子弟凡病皆可醫但俗不可醫然唯讀書可以勝之又論書曰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措書吏耳皆警俗名言也即有天縱之才苟不學無術則塵空之氣填胸塞膺邪趣掃地齷齪乎不勝鄙陋矣技之所以不能免俗也

楊升菴云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夫書有僧氣尚為可恨詩



帶俗氣豈可堪乎乃欲人品高不可不養也故曰詩雖一小技然非胸中有萬卷筆下無一塵亦不能臻其妙也

一題而強作數首辭采意旨彼此相犯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也蓋初臨題所得中聯其聲律不與起結合更改作對偶於是所剩難助自吝不能棄遂行構多篇架屋疊狀鉅釘成堆故字換而意同數首如一首徒天闊刻藤耳

曹唐大禮詩七律四首允稱傑構然詩中千官三見

天壇玉藻並再見識者病其複用余謂不特此也四章俱叙曙景不耐雷同雖多奚以爲如老杜秋興八首長安夔府昔事今况晝夜陰晴俯仰行坐情景互叙悲歡交集意旨辭采未嘗犯重錯綜變化不可端倪調劑停勻之妙尤見良工苦心所以爲千古絕作也

裴夷直同樂天中秋洛河翫月二律前首云蒼龍領底珠皆沒白帝心邊鏡乍磨後首亦云千珠競沒蒼龍領一鏡高懸白帝心兩聯全是一意雖兒童所不



爲蓋初稿未圓因轉韻改作而後人誤並傳耳  
釋靈一僧院虎溪閑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  
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通篇全寫秋夕涼  
景則雪宜作露用倒置法以治聲律言薜蘿帶露掛  
于松枝也若松林雪尚封條則滿山皓皚溪路不通  
矣即月凝清光豈能引入乎且薜蘿葉盡獨存蔓耳  
何以見其掛哉又何得後曰青山其爲誤寫的然無  
疑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耶  
可以死矣捐生取義殺身成仁是也可以無死矣苟

不足爲國家者豈如匹夫匹婦之爲諒哉或狗名激  
禍徒俠者之狂也放翁爲韓平原作南園記勢不得  
已也初誠齋固辭而翁又峻拒之必激其怒徒速禍  
耳記中唯勉以忠獻之事業寔無諛詞其亦何尤也  
宋史本傳因朱子言橫致訾議何其固也文海披沙  
歷舉古今文人無行者不詳其事實漫吹聲誣之不  
尤寬乎翁示兒詩曰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  
州同王師北平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其絕筆  
亦有三呼渡河之態翁之心事于易簣時猶騰騰如



是其志節可見已

自室町氏擅霸政而文物名號之濫往往窘於措辭殆有不可筆焉者施及今日其名位之隆尤難於稱謂若過則傷於僭恐損 霸朝恭順之美不及則嫌於貶或與侯國事體無別洵爲文場大阨矣夫正名明義師儒之任關係匪輕不容不慎焉要之吾儕陪臣非不得已之外謹無挂之筆舌可也

宋黃徹碧溪詩話曰東坡詩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失於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繼有

李成伯題云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猶道帝王宮語幾於罵矣夫吳主號皇帝後世賤其僭偽不月與以宮稱之詩筆稱呼之嚴其可慎如此也

顏氏家訓曰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岳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誅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妙誅云倪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此尤所宜重慎而木門護社諸人於 霸府稱謂是類比比犯之肆然無所忌憚春秋之義謂何



知父母之年一喜一懼孝子之用心也於是知命以上每加十衰值其覽揆之辰邀宴親戚義故作歌詩以侑壽觴雖古禮所不聞亦孝義之道也近時文風日趨浮靡好事小人自集祝嘏之詞廣請諸四方以夸堆積之盛介人來乞者紛紛不已余頗厭惡之一切弗敢與聞夫詩發乎情者也今他方之人未嘗交一臂即其壽夭於我何干所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耳且夫其人無德之可述無功之可叙頑然保壽考而視息天地之間其不爲虛生者幾希乃強作世

情之語過稱虛美漫投浮詞豈非輕薄之甚哉但苟有一面之舊者爲其親乞求則豈容漠然此不可以常限爲拘已或嫌其失義于他人遂併此拒謝抑亦非人情矣近又有求討輓詩者夫輓詩平生交游有契誼之舊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于言耳豈可素昧平生者見求而強作之乎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而不知生則傷而不弔蓋不知生而弔之則近於諛也况進輓詩乎即知生交不深何悼之有孔子弔舊館人惡涕之無從於是乎乃有贈焉今半面之識遠



自稱知己佞哀乾哭吠聲以應之末俗弊風之煽無所不至哉

弇州評李長吉詩奇過則凡老過則稚此方近今詩人舍唐而趨宋變雅而就俗專尚尖巧務逞詭怪聲調卑靡旨趣猥瑣豈徒凡且稚哉往往不勝癡騃令人捧腹余所以禁初學令不趨時風也

陳去非曰揚子雲好奇唯其好奇所以不能奇夫揚子猶然况凡手而好奇不啻醜婦之顰

陵陽室中語云詩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為事使

夫詩語尤貴圓今之耽宋詩者偶獲一奇語便欲遽用之強為是而作故反為奇語使不勝生硬真所謂下劣詩魔也



夜航詩話卷之五

夜航詩話卷之六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程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然觀岑嘉州韋員外家花樹歌其盛可想見矣如崔敏童兄弟宴城東莊蓋亦是也清表倉山致仕居隨園每至春日花盛家中輪流置酒爲太夫人壽太夫人亦設席作答歲以爲例倉山有句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蓋實事也此誠孝子至行若其力不能爲



宗會亦須做，是以致父母之歡。曾子所謂推牛而祭，墓不若雞豚。逮親存，庶幾乎他日少風木之憾矣。始之非難，善終爲難。朝華夕萎，雖美奚貴。歲寒後凋，明德維馨。蓋夫善終罔不在，初傳曰：進銳者退必速，此乃其戒也。漢文帝還千里馬，而與之道路費，惜中。人十家之產，遂不作露臺事。詞醞藉自無圭角，綽有餘裕。文帝之器大哉，是故錢朽粟腐，猶衣弋綈宮室。車騎無所增益，穀儉自持，不敢滿假。終始如一，可謂歲寒之松矣。晉武帝踐祚，焚雉頭裘於殿前，以儉率。

天下既而及，吳平侈縱日甚。後宮數千，常乘羊車，幸之與群臣語，未嘗有經國遠謀。外患除而內憂殷，釀成五胡大禍。亂唐明皇即位，亦焚珠玉錦綉於殿前，示朴爲天下先。然一觀幣藏，充牣則奢靡荒淫，糞土金帛，勤政務本之樓，徒爲虛設。非復前日開元天子妃子肥而天下瘠，漁陽鞞鼓動地來，此皆雖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難乎有恒矣。蓋志欲既滿，侈心便生，遂流連荒亾，徃不知返。換骨脫胎，若兩截人，然可謂朝華之草耳。大凡激而行者，未必不有進銳退。



速之患也。觀夫牛乎逸而走一躍如失，然已疲四蹄，忽痿不能復行。若彼二主者，豈非牛走哉？清乾隆大爺嘗作有初行，余得而讀之，寔知其爲令主。其詞曰：君不見晉武嘗焚雉頭裘，平吳還駕羊車遊，又不見明皇珠玉焚前殿，太真寵盛長夜宴，人心靡不有厥初。幾見歷久常不渝，當時焚寶博虛譽，誰知慾熾翻焚軀。漢文卻馬輕千里，崇尚節儉輝青史，不聞號令付炎官，祇覺中心淡如水。在潛邸時賦此自戒，乃克慎終如始。今在御垂六十年，未嘗聞其有悖德。

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於戲信矣哉！

明景泰帝奢靡無度，嘗爲銀豆等擲於地，令內侍爭拾爲閨笑。編修楊守陳作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鸞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裳縷。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



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  
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  
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嘔安邦只在恤窮民願  
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長歌之哀甚於痛  
哭為人君者讀之不猛省匪人矣

宋人李衡云讀書須是識字此言學問之要訣也苟  
不識字情於文義而讀書求解如闔室索物其可得  
乎故為學先務在識字通文義不然錯亂經旨是非  
謬於聖人豈容忽諸蓋識字莫善於詩詩雖末技使

小子先通其解乃馴致學通經義之階梯也夫古經  
文簡而理奧豈可一蹴而至焉乎乃詩且未能解而  
直事經義者何異不緣梯階而以求躋堂樓也朱子  
嘗言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此謂毛詩然今之  
詩猶古之詩故予之教人以詩為入門之路童生頗  
嫻佔畢輒驅而之詩自然習於文字資學業多矣是  
方便捷徑因技而進乎道亦德充之符也或譏為倒  
行逆施迂儒腐論闕殺人才世多讀書而不識字者  
不獨道學先生皆坐此故也



唐山杜鵑暮春盛啼旅客聞之不勝悲傷以其呼不  
如歸故攪鄉情云此間至夏始聞國歌者流與鶯並  
賞特喜聽初聲詠以向人詫之按顧況山中作幽人  
自愛山中宿况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  
半子規來上啼僧齊己林下偶作花在月明胡蝶夢  
雨餘山綠杜鵑啼朱文公崇壽客舍夜聞子規空山  
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  
知底是斷腸聲戴景明詩預識今年好鵑啼枕上聽  
許月卿詩要知來日清明節請聽鵑鳴第一聲明人

徐威詩山長空寄鯉春盡好聞鵑清人高步瀛詩客  
來未慣驚離燕人到無愁愛杜鵑則彼方亦樂而賞  
之也但在旅中厭之耳

無題詩集載僧蓮禪杜鵑詩領聯云鴛子巢中春刷  
翅兔花牆外曉傳聲此在當時殊為絕妙隨軍茶花  
古稱芳宜花安澹泊湖亭涉筆歷舉故實水綿花稱  
兔花亦可備一典故

有倔彊好異者喜用僻典下奇字銜博以驚人余嘗  
指摘之責其杜撰輒言見東坡集或稱揚誠齋語余



曰二公全集吾能諳之絕無斯語若有別集乎請與  
寓目焉其人語塞赧顏而退蓋腹中空洞而強欲出  
奇小人窮斯濫矣又有用笛簞字者試詰其義答曰  
取諸放翁詩鈔其義未考姑妄用之余哂曰放翁本  
集作竹簞鈔本作笛譌耳君子闕疑慎言其餘乃不  
知而妄作自欺欺人耶若以後再之直於屍骨上施  
一大灸矣吁詞林多怪不得不燃犀也追考放翁咏  
簞有笛材細

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

織合風漪之句似是謂  
簞蓋簞亦謂之簞也

使其白晝現形旨哉言乎今世學宋詩者不能得其  
佳處而徒偏效其犖牛鬼蛇神白日橫行

徐而菴云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于字句之間古人  
詩不要見好所以妙于篇章之外洵知言也今之追  
逐時好者不辨體裁不了章法以好行小慧為能事  
徒爭巧於五字七字之間琢鏤湊砌抽黃媿白合作  
何由而得哉以此博一日之名則可而遂欲傳後世  
耶

黃山谷詩苦於貪對偶而不脫灑好組織故事不勝



刻畫之痕尤逞奇自喜顧影裴徊銜耀太甚故格雖高而無滋味往往晦僻難曉世人不解事喜其律刻而切乃所以爲弊也魏道輔隱居詩話山谷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奇字綴葦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俾方其得機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西清詩話山谷詩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漁隱詩話山谷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于

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耳當時既有是論而至今與坡公並稱何耶

杜詩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虛字斡旋之妙圓轉如珠走盤然學者好做此則不勝破碎矣蓋詩用虛字猶構舍之用椽子也若不善用動搖欲頽豈可浪用乎

自漢以女妻匈奴而後世習爲例常結昏戎狄不以爲恥如李唐之時世世嫁公主於虜酋尤可哀也昔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以女女之猶涕泣遣之今以



天子之尊迺與異類通婚殆無人倫之理矣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倫良民之女不敢嫁匪類况王姬公族而棄之外夷何其忍也鍾伯敬唐詩歸論崔湜奉和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之作云如此醜事何勞群臣作詩應制唐時君臣庶恥意氣盡矣每讀之氣塞湜詩粗能回護中寓傷諷得詩人之意然終不如勿作耳詩之為用至此亦不幸矣蓋至明氏一掃舊弊故得立此論也

王弼州藝苑卮言云邊庭實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

蕉樹于鱗詩刪收之然芭蕉豈可言樹乎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可也按佛經菩薩如實知行如芭蕉樹宋謝翱詩碁局雨生苔蘚文袈裟晴掛芭蕉樹是芭蕉可言樹也又雜譬論經庭中有蒲萄樹韓文公詩偶坐藤樹下金人李元翼詩牡丹樹下影堂前此類亦皆可言樹也蓮亦稱樹北齊時童謠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楊誠齋曉看芙蓉半紅半白花都間非短非長樹斬齊是也然好奇喜用非也



杜詩崔氏東山草堂用真韻內押并字蓋出韻之失當時諸家往往有之皆一時趁筆之誤耳隨園詩話云余祝入詩七虞內誤用餘字意欲改之後見唐人律詩通韻極多因歷舉唐詩以爲一法予竟不以爲然也夫通韻古詩所用唐人韻法極嚴何敢於近體用古韻此猶王右軍書帖多誤字豈可以爲典要乎後學以是爲口實效尤文過不思之甚也

吳融詩一夜陰風度平明顯氣交鄭谷詩武德門前顯氣新雪融駕瓦土青春是顯氣冬春亦可言也梅

雨梅陰亦於春時言之柳宗元詩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曉春鄭谷詩野綠梅陰重江春浪勢麤蓋陸佃埤雅所謂迎梅也

許渾題峽山寺鷺巢橫卧柳猿欽倒垂藤語誠工矣然鷺非高木不巢是求奇巧而不遑考其實耳改作棲字則可也

黃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咏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



不知文忠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只繫於人呀是真醜西施而艷嫫母不意山谷乃爾因記王漁洋五代詩話載唐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和靖改二字爲疎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余初讀之以爲和靖亦太橫然氣格乃過本句云香青出於藍殆是神來之筆不謂之剽可也

唐許棠宣宗時人有送金吾侍御奉使日東詩曰還鄉兼作使到日益榮親向化雖多國如公有幾人孤

山無返照積水合蒼旻膝下知難住金章已繫身此亦晁卿之類仕彼爲侍御者又張喬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曰渡海登仙籍還家備漢儀孤舟無岸泊萬里有星隨積水浮魂夢流年半別離東風未迴日音信杳難期此恐或是同人然竟不可知其爲何人也

彥九郎還日本作詩餞之座間走筆甚不工也萍踪兩度到中華歸國憑將涉歷誇劍佩丁年朝帝宸星辰午夜拂仙槎驪歌送別三年客鯨海遶征萬里家



此行倘有重來便煩折琅玕一朶花正德七年壬辰仲夏望日姑蘇唐寅書此詩真蹟儼然江戶樽屋氏珍藏彥九郎莫知其爲何人以頸聯所稱觀之似是士人奉使者然無姓氏豈亦商客之豪者歟

送居士五良大夫歸日本敬將玉帛觀天顏回首扶桑杳渺間舡泊古鄞三佛地杯傳新酒四明山梅黃細雨江頭別帆引清風海上還明到賢王應有問八方職貢溢朝班大明正德癸酉夏六月朔四明李春亭此詩藏於伊勢丹生邑神宮寺五良大夫松阪陶

工永正年間西渡久寓南京舶來陶器有書五良大輔吳祥瑞造者即在彼所作也春亭不知何人詩雖不工亦奇珍也

白香山蘓州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四百八十橋直是我浪華光景陸放翁登擬峴臺作縈迴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醞藉人宛然平安城風致

李大白鳳凰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或作一水於義爲穩而氣格便劣耳明人郭登壇頂詩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下行人似凍蠅與眼花落



井水底眠一樣字法若作地上則不稱矣是必至語勢自然字法也

七言律絕發句以散句起必須押韻懦弱之輩喜從省略疎宕失體甚不可也且如絕句僅三韻耳而起手不能用韻何其駕鈍窘縮耶余七言發句除對起外一生不作不引韻起者亦為學者慎之也

擊虞論詩賦四過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命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誠金科玉條學者可串而佩之

余前既論古樂府不可為矣近得明人于無垢說曰唐人不可為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于歌故不為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託焉者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弃矣夫唐人能為而不為今人奈何不能為而為也無垢名慎行隆慶萬歷間名賢當時李王之焰尤熾故厭薄之而言也

薛能屢譏諸葛武侯非王佐之才遊嘉州後溪云山



履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題籌筆驛云葛相終宜馬革還未  
開天意便開山生欺仲達徒增氣死見王陽合厚顏  
流運有功終是擾陰符多術得非姦當初若欲酬三  
顧何不無為似有鯨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  
可律余身真是蜉蝣撼大樹何其不自知量之甚薛  
方貴時秦宗權為之吏嘗坐法笞背薛口唱云素脊  
鳴秋杖烏鞞響暮廳乃命決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  
舉前詩因續之云又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加害

其視武侯嘗罪李平免官及侯薨平慟哭發病死奚  
翅霄壤之隔也哉

對偶語一有所本一無來處則為偏枯猶病癖者半  
身不遂也老杜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  
清自天用易語因對以鄉黨篇字鳳林戈未止魚海  
路常難上句翻用止戈為武故以行路難對之山谷  
咏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見  
憲問篇身後用晉張翰語東坡雪詩漁蓑句好真堪  
畫柳絮才高不道鹽下三字亦皆有來歷見良工苦



心一字不苟作詩用事當如是秤停也如賈浪仙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人多喜誦之韻句誠佳此必先得者惜野色貂續不免偏枯耳嘗與清公續論詩及之公續曰詩人多以雲根爲石以雲根石而生也然張協詩云雲根臨八極兩足灑四溟則直指雲言也賈詩亦然非用典也余曰即非用典雲根有力野色平平終不免偏枯爾公續曰論誠精矣抑責於人終無已夫余曰詩以律稱不容不嚴公續哂曰卿可謂詩家商君矣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人只知吹帽爲孟嘉事而不知正冠亦用家語子路語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伯仲之間取諸典論因用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對之寵光蕙葉添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詩小雅語點注見鍾會孔雀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更星河影動搖聲悲壯本于禰衡漁陽過故星動搖亦取諸漢武故事正得介兩相稱詩律之細如此真無一字無來歷杜詩豈可輕讀乎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此並下句偏枯偶失之也邵註引孔仲年老失意不禁愁恨偽蘓所捏造耳如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用借對法假雲對日兩句一意故不病偏枯非後人所敢學也

京師五山禪徒好為諧詩聯句尤要的對古言必以古言俗語必以俗語聖經佛典皆然蓋試才學也如月是無量壽山夫不動尊夢得劉夢得寤生鄭寤生櫻東山地主梅北野天神箸箱前住扇舟板再來橋亦可以解頤矣

或對天南星是藥以池北月非茶人問池北月何物答曰吾亦不知定非茶耳是與徒然草所謂白孟瑤璃一對雅諺又米元章嘗賦曰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亦可笑也

山谷湯婆詩天明更傾瀉頰面有餘燠以煖足者頰面齷齪窮措大哉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敝不以直履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乎

傾城本不祥語猶言亡國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



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後世遂  
 為美人通稱如梁劉綬詩題咏名士悅傾城是也故  
 李白在明皇前稱貴妃曰名花傾國兩相歡若講本  
 義唐突殊甚蓋猶今世城門以敵陣名自稱不嫌其  
 為惡語也南門稱追手謂攻破其軍追入于城也後門稱搦手謂要其遁逃擒縛于此也  
 杜牧詩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羅隱詩中和節後  
 奉瓊瑰坐讀行吟數月來來言已來猶云許也杜光  
 庭麻姑洞記中有約五尺以來高六寸以來方二丈  
 以來潤一尺六寸以來相去三里以來等文蓋當時

語也揚萬里好用此字清愁舊是天來遠竹扉日影  
 針來大西湖瘦得盆來大道是荒城斗來大放出鈞  
 臺寸來許諸餘不遑枚舉范成大詩新秋病骨頓成  
 衰不度溪橋半月來本羅隱句也

漢宣帝曰俗儒不達時宜賈太傅曰俗吏不識大體  
 此二者古今之通弊王粲儒吏論所云刀筆之吏皆  
 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噫其難矣抑世有以俗  
 儒為俗吏者其弊更何如哉太白詩曰魯叟談五經  
 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雲霧此尤講學家



之通患也至其甚者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安問晉  
魏況於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政教典禮之書真混  
然途之人乃有覩面目傲然夸張開口便說治國平  
天下說理則喙三尺施用則手五斤直可一棒打殺  
與狗子喫耳

趙昌父曰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羅景綸曰  
近時講性理者舍六經而觀語錄是舍禰而宗兄也  
予見今之學者不趨彼則陷于此矣然溺於詩者猶  
可援也頭巾氣習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已

意行益取意恣行無所拘局也劉禹錫蠻子歌腰斧  
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是也東坡策杖無道路直造意  
所便放翁隨意東西東問途此即意行之義王安石  
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翻案劉句也宋  
史蕭注傳王安石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其義尤  
可見也

語辭文字不易押韻王維幽尋得此地詎有一人曾  
王昌齡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韓愈隔絕門庭遂  
擠排陞級纔韋應物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蘓軾



欲買柯氏林茲計待君必又苦熱誠知處處皆王安  
石進律朝章古疏恩物議僉張耒平生千金質戒懼  
敢忘暫陳造臞鴨久欲忘食蛙近亦稍黃庭堅夏扇  
日在搖行樂亦云聊蔡松年青鏡髮蕭蕭及此霜雪  
未皆押得穩妥可則也

古詩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數  
十語乃轉韻數多少參差隨宜取便自在也然非爲  
韻窮而轉其處意思必轉換是爲更端轉機也故讀  
者辨解數須照韻分截也若作古詩不知斯訣意不

轉而轉韻貽笑大方矣

歌行換韻平仄互取參錯成章音節抑揚得宜蓋正  
調也然劉廷芝公子行第十一句自麻轉陽代悲白  
頭翁第十五句自東轉先次又轉支張若虛春江花  
月夜第二十一句自尤轉灰次轉文又轉麻岑參送  
顏真卿第九句自麻轉文少陵曹將軍畫馬引第十  
三句自微轉麻丹青引第五句自元轉文又盧照隣  
長安古意有自齊轉文駱賓王帝京篇有自微轉文  
自支轉麻此姑就于鱗唐詩選舉之自餘不遑僂指



至如木蘭歌凡韻六轉皆以平韻承接其不必拘可見已有一槩泥者故爲拈出之

五言古詩貴一韻到底篇長不肖轉換以通韻自在也然亦有逐段轉韻者如蔡邕飲馬長城窟行齊武帝西洲曲蓋以音節抑揚爲妙也又有末梢忽換韻收住者一滾而出戛然而止奇警活脫頓挫尤妙如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上八句秦韻末二句云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陳思王轉蓬離本根上十句東韻末二句云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是也

同訓字見一聯中李白疇昔不識君知君好賢才杜甫方丈渾連水天台絃映雲王維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綠底名愚谷都由愚所成錢起不奈扁舟去其如決計何韓愈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李端飲馬逢黃菊離家值白雲每見先鳴早常驚後進多崔峒曾見長洲苑嘗聞大雅篇朱慶餘資身唯藥草教子但詩書許渾務閑唯印吏公退只碁僧皇甫冉圖書唯藥籙飲食止熬羹劉禹錫宦達翻思退名高却不誇白居易是日孤舟客此地亦離群司空曙仙方



不刊詩言卷六  
當見重消疾本應便盧綸恐看新髻色怯問故人名  
杜牧夜闌終耿耿明發竟遲遲喻鳧竟蒙分玉石終  
不離塵埃僧齊已便應過洛水即未上嵩峰劉廷芝  
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杜甫客來但知  
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  
陽向洛陽白居易目昏思寢即安眠足軟妨行便坐  
禪豈唯不得清文力但恐空傳冗吏名髣毛遇病雙  
如雪心緒逢秋一似灰許渾一官唯買蓋公室但得  
身閑日月長劉兼蜀箋都有三千幅總寫離情寄孟

光張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戴叔倫  
欲寄遠書還不敢卻愁驚動故鄉人姚合玉佩聲微  
班始定金函光動按初來羅鄴不愁世上無人識唯  
怕村中沒酒沽王建知時每笑論兵法識勢還輕立  
戰功如猶尚尤最爲作如似多足能解等不必舉馬  
白詩葦血屏除唯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更無俗物  
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兩聯中唯只但三字連用  
各有所當子細玩味其義可見也

瀛奎律髓評李商隱隋宮詞沈香甲煎爲庭燎玉液



瓊酥作壽杯云以為字對作字作即是為也雍陶秋  
園詩晚花開為雨殘果落因風云因即是為兩字相  
犯也姚合山中詩酒用林花釀茶將野水煎云用字  
將字元一般不可為法不得已則然隨園詩話亦嫌  
如字與似字犯重云竹垞為故翁摘出百餘句後人  
當以為戒此雖作法過嚴然凡是類非不得已所宜  
避也如知對覺疑對怪亦不若省也

杜詩斬新花藥未應飛白詩斬新蘿徑合洛浦禪師  
偈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斬字形容其新言斬焉忽新

也遜齋詩話云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夫明晰如是何  
不可解之有又宋詩西風一紙征鴻信剗地催人辨  
夾衣無端又被東風惡剗地多添一夜寒秋成苦作  
兼旬雨剗地街頭米價高剗削也蓋厓峴削之則勢  
斗峻矣因為忽驟之辭有依然驚駭之意蕉中詩語  
解以為迫辭未盡

詩家每用爛漫字而字書無明解蓋物夥盛之貌不  
唯稱花之歷亂霞之灼爍凡事淋漓酣足之狀皆謂  
之爛漫譯弭地墜累又稱婆娑紛綸之貌譯地羅婆



不舟詩言卷六  
累按古人使用之例可以會其意矣莊子在宥篇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列女傳桀造爛漫之樂上林  
賦麗靡爛漫于前謝眺聽歌賦乍連延以爛漫時頃  
挫而抑揚沈約郊居賦始則金石鏘鉉終以魚龍爛  
漫並雜亂之貌魯靈光殿賦流離爛漫散亂之意樂  
府前溪歌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繁茂之狀壽陽  
樂長淮何爛漫廣遠之勢要之皆夥盛意也陳子昂  
空濛微雨霽爛漫曉雲歸杜甫主人情爛漫持答翠  
琅玕衆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餐犬羊曾爛漫宮闕尚

蕭條歸期豈爛漫別意或感激定知相見日爛漫倒  
芳樽已撥形骸累真為爛漫深爛漫通經術光苾刷  
羽儀如絲氣或上爛漫為雲雨侵星驅之去爛漫任  
遠適李白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待取明朝酒醒  
罷與君爛漫尋春暉韓愈開筵交履舄爛漫倒家釀  
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前低劃開闔爛漫堆衆皴  
離思春冰泮爛漫不可收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  
醉多文辭元稹芳遊春爛漫晴望月團圓飲荒情爛  
漫風棹樂崢嶸擬同年同拜校書郎觸處潛行爛漫狂



有酒有酒方爛漫飲酣拔劍心眼亂白居易今朝餐  
又飽爛漫移時睡假日無公事爛漫不能休六七年  
前狂爛漫三千里外思裴回甘從此後支離卧賴是  
從前爛漫遊曾經爛漫三年着欲棄空箱似少恩郭  
利貞爛漫唯愁曉周游不問家又作春風爛漫晴霜  
晴爛漫東窓日一笑山坡又看梅村市醉後作未敢  
羞空囊爛漫詩千章僧法常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  
仙丁鶴年韶光淑氣逡巡退暑雨炎風爛漫來周永  
言春愁爛漫來難遣午夢飄蕭去莫遮張以寧昇平

不復後庭曲睡起漁陽爛漫聽文徵明胸中爛漫富  
丘壑信手塗抹皆天真王世貞興來爛漫揮毫罷且  
復婆娑里社歸皆稱十分之勢淋漓酣足之狀也諸  
集鐫本漫訛作漫今悉改正之說前見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王  
褒洞簫賦悼恍瀾漫亡耦失倚左思嬌女詞濃朱行  
丹唇黃吻瀾漫赤嵒康琴賦留連瀾漫嗚噓終日張  
協七命瀾漫狼藉傾榛倒壑鮑昭詩生事本瀾漫張  
玉穀古詩賞折如瀾之漫言繁多也余謂亦與瀾漫



同猶言紛綸也

迴文體人名藥名等詩區區安排誠出苦心輕薄諸生銜才所為殆近兒戲苟為人師踴稱先生者作此伎倆不亦失體乎詩固遊戲耳然苟涉輕薄者不可不慎也

排律強作長篇亦輕薄銜才天閔剗藤耳孰能勉強讀之區區苦心費力徒為絮叨窅言何其不自惜耶如及百韻始於老杜然僅一首繼之者白樂天集中凡三首是乃大家伎倆後人做顰不知量矣清人徐

增說唐詩以十二句為排律正局故其選需取六韻末載八韻僅一首耳雖頗偏見良有以也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也江戶學士就其館中唱和相競如高玄岱三百九十韻室鳩巢二百二十韻豪吟鉅構可謂盛矣然究無益長語徒費紙耳

七言排律如杜白諸公亦不多見以其傷風趣也余戲目為鯨魚羨海鯢膾苟知雅味者所不染指也余嘗誡人曰歌行中作長短句我輩未審音節不若且放教西人獨步偶見隨園詩話曰七古中長短句



尤不可輕作何也古樂府音節無定而恰有定恐康  
昆命彈琴三分琵琶七分箏絃全無琴韻故也是西  
人猶然故只宜守正局耳但短篇首二句若四句以  
五言起似有定格此或可擬然亦非老手不可也  
楊仲弘云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二聯儘有奇  
崛然全篇湊合如出二手便不成家數此一句一字  
必須着意聯合也隨園云詩有有篇無句者通首清  
老一氣渾成恰無佳句令人傳誦有有句無篇者一  
首之中非無可傳之句而通體不稱難入作者之選

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工夫必也有篇有句方稱名手  
此皆中今人之竅真詩律要訣也蓋有句無篇者以  
鹵莽貂續也如作律詩專於聯上著工夫至于起結  
不甚用力苟且湊合故一聯半章雖好然前後不稱  
則併其好者壞了殊可惜也

余嘗言歷代之詩各有所長擇其善者可也何必一  
槩以世廢言元享已來明詩盛行宋詩則棄如糞土  
耳近日專主張宋詩黃口兒皆趨彼幾令明人無處  
生活時風之所靡好尚無定如此不亦太甚乎隨園



詩話云楊龜山先生言當今祖宗之法不必分元祐與熙豐也國家徂取其善者而行之可也予聞人論詩好爭唐宋必以先生此語曉之恰與鄙說合好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如明李王偽體及徐夜叉袁波句亦未可全棄也

宋詩專於風趣明詩主於氣格各有所宜取不可偏廢也學者依彼氣格而占此風趣便唐詩可庶幾矣余斷宋明之獄左右其祖以此

宋趙子固論書曰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

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此言真善誘入矣學詩以盛唐爲準亦老生之常談不知而易言之耳初學宜從近人詩入則勞省而功倍然後盛唐可庶幾豈可一蹴而到耶余著續絕句類選所以爲初學指南也涉遠必自邇下學而上達又豈獨詩書然哉

古詩題目歌行引等本一曲爾見少陵作有同名異體者有同體異名者不必拘局也白石詩說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悲如蛩蟹曰吟使人思怨委曲盡



情曰曲序先後載始末曰引文體明辨猗裁遷抑以揚永言謂之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謂之行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述事始末先後有序謂之引吁嗟慨嘆悲憂沈思謂之吟此皆以臆言之安能如此判然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于心也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是昔賢既不明今人強求其別亦鑿空耳

同訓虛字疊用者杜甫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至

今夢想仍猶在韓愈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皮日休嘯館大都偏得月醉鄉終竟不聞雷王貞白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陳師道後歸棲未定不但只昏鴉王維簾前春色應須惜陸龜蒙釣竿猶尚枕楓汀和凝麻尾尚猶龍字濕楊萬里今歲知何故秋陽爾許驕僧惠洪江南春思倍添增楊基旅懷蕭索豈堪勝如既已與俱將欲等文中數見詩不多用揚升菴曰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呂氏春



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盡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盡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盡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詞曰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皆謂盡字通此說穿鑿牽強令人惑滋甚焉按古琴操曾子歸耕操竭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張

衡思玄賦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此與呂覽竭來不同竭訓爰發語之辭來到來也洪武正韻曰竭來猶聿來也詩家所用皆從此義楚辭及劉向顏延年並是也呂覽別自一義耳李涉有三竭來詩起句皆用斯語一曰釣魚竭來春日暖二曰山上竭來採薪名三曰採藥竭來藥苗盛張協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陳子昂竭來高唐館悵望雲陽津張九齡竭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李白竭來遊閩荒捫蘿窮禹鑿李紳竭來遂遠志默默存天和吳筠竭來



從舊遊式保羨門計蕪軾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  
史誅姦彊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儒豈意逢將軍朱熹  
竭來空老淚無地別輶車是其義可見也又張麟之  
韻鏡序竭來當塗得歷陽所刊切韻心鑑蕉中詩語  
解引之以爲猶向來謬矣

聯中有兩句一連流走直下者謂之流水對老杜好  
用此法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直愁騎馬滑故作  
泛舟回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花徑不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爲君開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

開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悵望千秋一  
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但遣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  
久荒蕪皆直述其事意脉一貫昔人所謂作文字如  
寫家書者又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將  
一事翻騰作兩句融化妙絕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  
斜日到林丘倒裝而流水對法尤妙

飫梁肉之餘悅蔬茹之食酌耐醴之後喝清冷之漿  
王子安滕王閣詩能領此意者序作長文寫景盡致  
綺章繪句光彩眩人於是詩則短篇淡意令讀者爽



然坡公所謂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者也王阮亭評陳  
卧子詞如香車金犢流連阡陌反令人思草頭一點  
之露此亦為作文字不知變化者言也因憶五代蜀  
主王衍奢縱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香更爇皂莢  
以亂其氣良可笑也

作詩審於用事不可貂續偏枯余既詳言之於前矣  
西清詩話載熙寧初取揆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荆公  
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  
農卿農卿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

實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闢  
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  
人以用事一句偏枯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蓋謹之  
如此又漁隱叢話宋子京落花詩將飛更作迴風舞  
已落猶成半面妝議者或謂半面妝用宋元帝妃徐  
氏事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  
知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前  
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丹鉛錄  
亦云少陵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



雲中修行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但怪修竹本無鶯啼字也偶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此皆至論精密爲後進合錄之吾邦中古尚昭明文選當時學者專意此書勸學院集飲或曰今日之會不問齒序乃以才高下爲席藤隆賴便直進居上頭諸人爭之隆賴曰文選三十卷四聲切韻有暗誦者邪身座乃應讓耳其通文選爲能事如是唐人亦然故少陵有熟精文選理之句李

德裕曰吾家不畜文選蓋惡其浮靡激反時俗而言也至宋尤甚時諺云文選爛秀才半又云文選熟秀才綠東坡因罵文選曰小兒強作解事亦矯激之言也唐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詠月污人行止茲言誠有識矣如雨航雜錄所云唯文選是尚枕席沈醉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者固鳴鼓而攻之可也然遂廢而不讀者亦不免於面墻爾

杜詩讀書破萬卷破猶過也公詩二月已破三月來



李義山新正未破剪刀冷亦皆訓過舊說識破萬卷之理或謂猶韋編三絕並非

李瀚蒙求協以韻語以便課誦蓋倣周興嗣千字文故全唐詩收爲詩類近世往往有續貂者徒倣其體裁而不知押韻殊可笑也

肥後本田正卿天才俊逸爲詩敏絕一揮數十篇人莫撓其鋒嘗遊長崎過佐賀學館諸生素聞其驕傲頗憎忌之試即席贈詩要和欲俟其成更又次韻仍請再和必令詞鋒刊蓋皆具腹稿云生見幾領意便

卻贈各一首附次韻併示揮筆如飛略不構思叉手擊鉢風生雨集衆瞠若自失謀折而罷於是延畫手三人曰嘉賓辱臨無以供興聊奏薄技敢請高詠蓋亦所預謀云生隨畫便題多多益辨畫漸奇僻題愈敏捷三人者不遑給生則綽有餘力矣既而舌戰鬪智詞辨注射務欲壓倒生機鋒捷給八面受敵游刃有餘生徒終不能克因詰曰有所敢瀆不知許否貴藩儉制殊嚴如夫禪帶舉國必用所謂越中者蓋國初三齋公所創世俗故稱云竊惟蔽屨之具敢冒君



侯之稱爲之臣者不可不避未審易以何名若向他邦人將稱寡君禪乎生笑曰僕亦欲有請問憚唐突未敢世俗所謂肥前瘡多是卑賤所患然士大夫動或傳染即座中諸君亦有有其痕者世傳此瘡初自貴國始行故因其號遂爲名抑不知在內云何其稱諸異邦無乃曰敝邑瘡乎一座服其機警無復敢嘲諛者真曠世之奇才也惜風流自傲不事操修浪跡漂蕩屢變易姓名嘗在京師稱菊池某者即是也余見其詩儘有佳句今不知流落何所殆坎壈以歿矣

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樂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啣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歐公詩話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又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誓天孰斧戕之敢關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關下句讒波誓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吾輩作詩動有此失故每句吟味宜審語脉以煉



字法也

沈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  
壺俱壓句末岑嘉州和杜相公雲隨馬雨洗兵花迎  
蓋柳拂旌四言一法王右丞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  
鏡中五六林下巖前皮日休送圓載上人紙上餅中  
影邊宮裏亦與王同病王敬美嘗言其失矣作詩容  
易下筆不覺多有此弊其不可不用心也如孫逖和  
左司張員外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句句相  
犯不尤甚乎

王勃披襟秉石磴列席俯春泉杜甫峽東滄江起巖  
排石樹圓許渾晒書秋日晚洗藥石泉清任鵝魚躍  
晴波動龍歸石洞腥僧貫休微月生滄海殘濤傍石  
城李攀龍大麓夏雲當檻出石門寒雨過城疎曳履  
春雲高北斗迴車秋色照鍾山石鍾並量名用假對  
也戴叔倫遠林生夕籟高閣起鐘聲劉長卿晚光臨  
仗發春光共西歸鐘鍾同仗丈通亦借聲取對也  
天厨禁鬻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高不下  
萬木幾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此不必借聲



對上下春秋固自相對覺範未之知耳

芥子園畫傳曰筆墨間俗氣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井之氣下降矣朱象賢印典曰古人有言唯俗不可醫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狙獪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惟胸饒卷軸遺外勢利行墨間自然爾雅要恐賞音者希此中人語不堪爲外人道也夫繪事篆刻猶爾况於風騷之藝乎務用書籍洗滌俗腸學者其勉旃哉

崔惠童一月主人笑幾回第四字犯孤平文苑英華唐詩紀事並作人生律正意優蓋用莊子語泛歎缺陷世界而第二句相逢相值且啣杯亦兼賓主之語乃首句何必偏指主人其爲誤寫的然無疑白香山詩人生開口笑百年都幾回亦可以見矣如愛汝玉山草堂靜借問故園隱君子則句脚挾平以變調行之亦千百中之一二耳

不作奇險之語不廢尋常之言是詩家金科玉條舍布帛菽粟而好異服異味豈不甚僻乎孤冗詩人妄



好詭異務用前人未使之奇字以炫己之廣博而聳人之視聽聲調佶屈意匠恠僻風雅掃地寔詩之極弊也

詩社夜集時丁晚夏其生一聯炎蒸未改朱明節淡薄先含白露風有惡喙薄徒拊掌曰古人嘗竊此句人皆失笑蓋與漠漠水田陰陰夏木同一狡黠也昔僧惠崇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新徒弟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又魏周輔作詩上陳亞犯古

人一聯亞不作禮周輔又上絕句云無所用心唯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詩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乃次韻云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詩叵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皆可解頤一笑也



夜航詩話卷之六

夜航詩話卷之六

明治三十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同年十月一日發行

發行兼  
印刷者

関西圖書株式會社

三重縣津市西町五拾九番屋敷

右代表者

專務取締役 後藤倍吉



